

自我课程策划:意义、可能性及其实现

■陈彩燕

摘要:课程改革呼唤个体的课程策划。自我课程策划是个体根据自身的特点与生涯发展目标,为自己策划特定课程的教育策划活动,它对于真正实现个性化课程和个性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行动主体来看,它与官方的课程开发相对应;从实质来看,它挑战传统学校课程的强制性、规范性;从功能和目的来看,它指向个体主动发展与终生发展。课程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使自我课程策划成为可能,学校变迁及其功能变化则使它成为必然和必需。要实现自我课程策划,课程再概念化是前提,加强对学生的指导是关键。

关键词:自我课程策划;课程政策;课程制度;学校变迁;课程再概念化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12)01-0051-05

建立个性化的课程体系与修习计划,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当前课程改革的着力点之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呼唤个体的课程策划。

一、自我课程策划的意义

随着普通高中课程实验方案的实施,大学人才培养方案越来越弹性化,选修课程比例增大,学生对课程的参与力度也越来越大。这赋予个体自我课程策划的空间。目前,我国还没有对自我课程策划概念的专门探讨,本文从教育策划和课程开发两个概念入手进行阐释。

课程策划隶属于教育策划。受教育体制与观念的影响,教育策划21世纪初才开始引起关注。有学者认为,策划在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某种社会制度下主动变革的要求,策划是民主政治的产物,策划总带有主观性^[1]。教育策划是教育策划者通过教育创意对特殊教育事件的决策所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预谋活动^[2]。教育策划是指策划者运用教育创意,借助科学的技术手段,对某一特定教育目标进行的超前的构思和设计,以提出可供决策者选择的策划方案,并付诸实施的一种系统性的教育科学与技术^[3]。由此可见,教育策划是一种具有主动性、主观性、创新性、预见性、科学性的活动。

课程开发是当前的热门概念,目前,对它的理解多种多样。如有人着眼于教育行政部门或专家的课程

开发活动,把它定义为“那些精心设计的活动的总和,通过它们设计出学程或教育活动模式,并提供给教育机构作为其学程或教育活动模式的方案”^[4]。有人从课程概念入手,提出“如果课程被看成是一种在学校指导下年轻人将获得的学习经验的计划,那么,它的目的就是为排列和指导这些经验提供一种媒体。提供这种媒体并使其正常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众所周知的课程开发”^[5]。有人从泰勒原理出发,认为课程开发“是决定、改进课程的整个活动、过程,它包括确定课程目标、选择和组织课程内容、实施课程和评价课程等阶段”^[6]。从这些定义来看,课程开发的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课程专家、同课程相关的其他专家以及教师,由他们开发出各种课程,供学生去参与(或必修或选修等),即课程开发的主体与课程学习的主体不是相同的,加上学生缺乏相关知识与指导以及盲目选课,学生本质上仍然是课程的“受体”,他们在课程中的作用仍然是被动的。那么,是否应该有行动主体与服务对象相同的课程开发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即学生作为主体,为自己策划(开发)课程。

据此,笔者认为,自我课程策划就是个体根据自身的特点与生涯发展目标,专门为自己策划特定课程的教育策划活动。其含义不仅是个体参与校本课程开发,更重要的是指向个体能为自己“度身定做”课程。自我

课程策划的主体是学生,特别指向具有行动与责任能力的学生。从行动主体来看,自我课程策划与官方的课程开发相对应;从实质来看,它与传统学校课程的强制性、规范划一性相对应;从功能和目的来看,它指向个体发展并着眼于个体主动发展和终身发展。策划是更具主动性、个体性的一种活动,当前关注的正是学生作为主体的课程参与及其主动发展。

教育官员、课程专家、教师的课程开发是面向社会或特定群体的,再好的学校课程方案也很难全面考虑和充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同时,相关的许多研究表明,自己控制课程的学生比那些依靠其他有权威的人来控制自己所受教育的学生有更积极的学习过程和效果^[7]。因此,自我课程策划对真正实现个性化课程和学生个性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学生要善于超越由他人规定的课程,根据个人的特点与生涯发展需求,积极主动地为自己选择和策划课程。

自我课程策划意味着课程品质的转变,体现当代课程的自主品质^[8]。但是,在当前的课程改革中,学生的作用仍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相当一部分学生不但迷茫,而且不懂“自主”课程。为什么自我课程策划似“现”却“隐”?它有可能实现吗?

二、自我课程策划的可能性

自我课程策划的呈现是历史性的,其是否可能实现,与课程政策、制度、学校变迁及功能的变化等联系在一起。

(一)自我课程策划与课程政策、制度的变化

自我课程策划的实质是课程开发主体的扩大,是课程政策、制度变化的直接产物。课程政策决定课程决策的主体,在中央集权制的课程政策下,只有国家一个课程决策主体;在地方分权制教育体制下,课程权力集中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学校自主型课程政策下,课程权力主要在学校。课程政策通过决定课程开发的主体来影响课程。

我国自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实行完全中央集权制课程政策,由国家决定全国的课程,地方、学校和教师没有课程开发的职责和权利。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我国的课程政策仍以国家为主,允许一小部分课程由“地方安排”。新一轮课程改革明确规定,课程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体制,学校在执行国家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

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这一规定给学生参与课程开发和个体自我进行课程策划提供了政策上的保证。没有课程政策的改变,自我课程策划在实践中便没有生存的空间。

从我国课程政策的变迁来看,课程决策主体的迁移路向是:国家—地方—学校—个体,课程决策权日益下移。可以预见的是,个体将日益从“缺席”的状态走上前台,进而发挥作用。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和学生参与意识的增强以及课程建设的需要,个体课程策划将日益明显。

自我课程策划也与课程制度的变化相关。课程制度是学校落实课程计划和课程方案,有效促进课程开发、课程管理与课程评价的一系列规范和行为准则,是学校实现课程自主更新的机制。它有国家课程制度与学校课程制度之分^[9]。课程制度与课程政策一脉相承,与实行中央集权制的课程政策相关,我国长期以来只有国家课程制度,学校课程制度缺失。因此,课程的规范划一性与强制性有余而个性化不足,学校、学生缺少个性化课程开发的机制。

这种课程制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其特征是:在价值取向上,强调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很少考虑个体发展的需要;用统一的规格制定培养目标和内容;在课程设置上,以学科中心主义思想为主导建构学科课程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课程制度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

有学者指出,现代教育制度正处于由强制性教育制度向自主性教育制度变革的过程中。自主性教育制度就是以个人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为基础,以确保教育中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平等,以方便、有效地谋取自己的教育利益为特色的教育制度^[10]。课程制度是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强制性教育制度通过设计大一统的课程体系和标准,限制学生的个性追求和表达,使个人丧失了自主活动的私人空间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并设置谋利机会来诱导学生放弃自身的价值追求。如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设置迫使学校和个人学习片面追求考试价值就是最明显的表现。在这种教育制度下,个体在课程策划方面哪敢越雷池半步?

目前,自主性教育制度渐露端倪。如近几年来一些

高校改革招生方式、试行自主招生制度等。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纲要(2010-2020年)》鼓励继续深化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这将逐步导致课程规范性、强制性的解体,有利于学生自主性的发挥。课程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使自我课程策划成为可能。

(二)自我课程策划与学校的变迁

自我课程策划反映了课程从被强迫实施到自由选择、学生从被动走向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与学校的变迁联系在一起。学校始于人类知识及其传播的专门化要求,是有计划、有组织、系统地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场所和专门机构。随着社会的变迁,学校的存在基础及功能发生了变化。

首先,随着技术与网络时代的到来,人们获得知识的渠道与场所早已超越课堂与学校,学校已经不是垄断知识的机构。知识爆炸、信息社会、终身学习社会的出现蚕食了学校的地位,学校逐渐丧失了它的正统性。

其次,在社会结构变化与文化多样化背景下,学校存在的依据变得不明确了。二战以后起支配性作用的意识形态,就在于针对国家权力的专制性压抑,倡导个人自由。这种理念促进了教育的“私事化”与市场化,由此引起课程公共性与规范性的解体。这是学校存在的中枢问题。如日本提出了“学校群”构想,把历来的学校功能分割成三块:以往学校教育承担的“语言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日本人的精神”的教育作用“苗条化”为“基础、基本教室”(必修,由文部省管辖);它的周边配置从事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和艺术教育的“自由教室”(自由选择,民间教育产业);从事各种例行活动与俱乐部活动的“体验教室”(自由选择,社区与民间团体)。由这三个“教室”的“网络”构成“学校群”^[11]。这种构想从根本上撼动了学校教育的构造与课程的基本框架。我国目前越来越多的涉及各类课程的校外教育机构及其招生的火爆现象(民间教育产业),可以看作是这种“学校群”的端倪。另外,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概念的提出,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校存在的时空方式与要素。

再次,学校存在基础的变化促进学校功能的变迁。20世纪以来,学校教育从重视政治功能到逐步突出经济和文化功能,从强调社会发展功能到强调促进社会

发展与促进个体发展的功能相统一,个体发展功能逐步提出来。在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强调课程的价值转型——从考试价值到发展价值,对课程的个体发展功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同时,由于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成为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学校的基本功能“更要求唤醒和逐渐提升学生的学习需求与能力,逐渐完成从受教育者向主动学习、自主抉择、健康发展的转换,即学生自我教育与自我超越能力的提升”^[12]。这些都要求个体在课程中获得决策权和主动地位,课程需要有个体的自我策划而非单一的、被动的、强制的“国定”、“地定”和“校定”课程,要求个体有课程策划的能力,以应对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需要。学校的变迁及功能变化使自我课程策划成为必需。

三、自我课程策划的实现

自我课程策划尽管具有必然性、必要性,但其仍未引起重视和远未实现。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旧政策、旧制度、旧的课程实践造成的旧课程观念束缚着人的行动;二是课程策划是一门技术,学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指导。因此,课程再概念化是自我课程策划实现的前提,加强对学生的指导是自我课程策划实现的关键。

(一)课程再概念化:自我课程策划实现的前提

课程概念是伴随着教育实践历史的形成与变迁而形成的。制度化学校教育产生之前,人们不像现在这样按既定的方式去理解课程。从古希腊时期智者的演说式教育到中世纪的教会学校教育,学习都是非常个体化的、私密的。教学过程是一群游学的学生从一个城市游历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导师转到另一个导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顺序的概念,没有“结束”的概念。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教师和学习的地方。所以,“课程”(Curriculum)一词从英语词源看,含有“人生之阅历”、“个人履历”的意味。课程是个体自己“经历”出来的,没有外在强迫性。

“课程”作为教育术语出现,是在宗教改革以后的大学教育之中。宗教改革带来了教会对大学的权力和国王权力的控制。把由教会与国王的权力所控制的课程比喻为让大学教授和学生们进行教学的学程的赛马跑道。这样,“课程”意味着制度上所规定的学科课程的含义便固定下来。“课程”这一术语中蕴含着“强制”的语感,其历史根源便在于此^[1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新教育运动”与美国

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表现为一些教育家的教育实验与课程策划活动。随着进步主义教育的形成和普及,在20世纪初,美国课程意味着制度上所规定的学科课程这一含义有了改变。教育行政所规定的教育内容和学校教师所创造的内容有所区别,教育行政所规定的教学大纲叫做“课程标准”,学校教师所创造、学生所经验的课程叫做课程(curriculum)。“学习经验之总体”这一课程内涵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进步教育运动是“把个人和各种制度从压制人的生活形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那种广泛努力的一个部分”^[13]。在这种教育中,教师是课程开发的主体,儿童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重视。约翰·杜威(John Dewey)更为经验赋予“主动性、理智性和整体性”的特性,主张制定心理化(psychologized)与方法化(methodized)的教材,同时实施主动学习(active occupations)^[14]。在此,学生参与课程获得了理论支撑,个人性课程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受前苏联卫星上天事件影响,经验课程概念一度沉寂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获得新的生机。个人努力在课程中的作用得到充分重视。如保罗·弗莱雷(Freire, P.)在《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中提出了解放教育的课程研制思想:引入文化民主化观念,视个体为文化的创造者、批判者;主张课程研制不能只以上层社会和统治阶级的需要或以文化制度、内容、规范为依据,而应从个体自己的文化氛围、现实生活与环境中确定课程的来源。以派纳(Pinar, W.)为首的“概念重建主义”研究者则力图以新的个人性对抗存在性课程,以寻求使个体从工具理性及意识形态的桎梏中获得解放的课程。后现代主义课程论者认为课程应具有“适量”的不确定性、异常性、无效性、模糊性、不平衡性、耗散性与生动的经验^[15]。另外,“课程为精神旅程”的观点^[16]把课程置于动态的、自主的过程中,向静态的、控制的课程传统提出挑战,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课程是“履历”、“阅历”的原本之义。日本学者佐藤学主张重新审视课程,扩充课程观,提出了冲破“公共框架”、“教育计划”之课程观的三个视点,即“教师构想的课程”、“作为儿童学习经验之总体的课程”、“作为师生创造性经验之手段与产物的课程”^[11],从而使“学生的课程”占有一席之地。

可以看出,课程概念随着课程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地“再概念化”,不同课程概念及其实践中个体的参与

度不同。“履历”课程观源于非制度化教育中个人化的学习实践,“强制性的学科课程”观源于中央集权的强制性课程实践,在这种实践中,不可能存在自我课程策划的概念,经验课程或个人性课程则首先源自理论家的课程理想,然后才影响课程实践。

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全国统一课程,课程被理解为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育内容,是“制度化知识”,教师和学生对于课程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余地。在这种“强制”的课程语感中,不可能生成自我课程策划的观念,也不可能有什么相关的实践。在我国,要让学生参与并自主决定课程,顺利实现课程个性化,必须对课程进行再概念化,促进课程观念更新。当前,这个过程正在展开。由于学科课程观念太根深蒂固,课程“再概念化”还要从当前的课程改革实践需求出发去深化,只有这样,才能突破旧实践造成的旧观念的束缚,自我课程策划才能成为共识并找到行动方向。

(二)加强对学生的指导:自我课程策划实现的关键

策划是主体性很强的工作,自我课程策划是一门技术,关键要加强对学生的指导。教师要指导学生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策划的意识,掌握自我课程策划的技能。

目前,有学校基于“让每个学生拥有主动发展的品质,为每个学生奠定生涯成功的基础”的办学理念,开发校本课程对学生进行自我策划教育。自我策划教育校本课程有自我策划教育本体课程、基于学科学习的自我策划教育模块课程和主动发展选择性课程三种,其中,自我策划教育本体课程是一门系统指导学生策划高中三年学习以及未来人生,学会正确认知、选择策略、设计规划、制订计划、实现策划目标的系统性课程,主要内容为指导学生“认识自我、认识高中学习的特点、认识文化基础与专业发展的关系、认识情感培养对学业成功的重要性”四个方面^[17]。这种理念和实践切中了自我课程策划的要义。

课程具有生涯发展特性。生涯是个人一生职业、休闲、社会与人际关系的总称,是个人的终身发展历程^[18]。如果说高中生因为现实的原因,主要考虑学业和高考的话,那么,大学生的课程策划则需要全面考虑生涯成功。但当前许多大学生仍习惯于考虑课程与考试的关

系,为混学分而选课,对课程与发展关系缺乏认识,拿到的学校“课程菜单”越长便越无所适从,更不用说基于个人生涯发展主动策划“菜单”以外的课程。因此,教师要指导大学生认识自我并确立“个人发展愿景”,指导大学生认识课程的功能、课程与培养目标及发展的关系,学会把课程策划与人一生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

总之,在“应然”追求与“实然”条件中,自我课程策划正在走来。课程政策和制度的变化使自我课程策划成为可能,学校的变迁及功能变化则使自我课程策划成为必然和必需。只有更新课程观念并加强对学生的指导,自我课程策划才能转化为现实。

参考文献:

- [1]葛大汇.论教育策划[J].教育发展研究,2004(9):54-55.
- [2]程 晗.中国教育策划探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10):13-18.
- [3]张光义.试论教育策划的概念、特征及实践意义[J].教育探索,2004(2):60-62.
- [4]Taylor, P.H. & Richards, C. An Introduction to Curriculum Studies. Windsor: NF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9.48.
- [5]Oliva, P.F. Development the Curriculum.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2.25.
- [6]钟启泉.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6.
- [7]江山野.简明国际教育百科全书·课程[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45-47.
- [8]赵 颖,郝德永.当代课程的自主品质与自律途径[J].学科教育,2004(11):10-14.
- [9]郭元祥.学校课程制度及其生成[J].教育研究,2007(2):77-81.
- [10]康永久.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422.
- [11]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30.176.17-21.
- [12]叶 澜.终身教育框架下学校功能的变化[J].上海教育,2005,(1B):28-29.
- [13]赵祥麟,王承绪.杜威教育论著选[C].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431-432.
- [14]Knoll, M. The Project Method: Its Vocational Education Origi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acher Education, 1997, 34(3): 59-80. 转引自赵宁宁. 存在性符号的人性化历程——课程研究问题史的文化哲学考察[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07(1): 57-61.
- [15][美]小威廉姆·E·多尔.后现代课程[M].王红宇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250.
- [16][美]小威廉姆·E·多尔, [澳]诺尔·高夫.课程愿景[M].张文军,张华,余洁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349.
- [17]汪明霞.自我策划教育校本实践研究[J].现代中小学教育,2010(5):8-10.
- [18]申仁洪.论基础教育课程的生涯发展特性[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4):49-52.

作者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广东 广州
邮编 510303

Self Course Planning Meaning, Possibility and Realization

CHEN Cai-yan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Guangdong No.2 Normal College)

Abstract: Self course planning originates from the demand of curriculum reform. It refers to the education planning activities an individual is engaged in when developing some specific courses for himself according to hi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career goal,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actual realization of individualized courses and personalized development. From the subject of action, it is corresponding to the official curriculum development. From the essence, it challenges the coercivenes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traditional curriculum. From the function and ends, it focuses on individuals' active and long-life development. The change of curriculum policy and system make the self course planning possible, while the schoo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ts function make it inevitable and necessar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elf course planning, curriculum reconceptualization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strengthening the guidance for students is the key.

Key words: self course planning; curriculum policy; curriculum system; school change; curriculum reconceptualization